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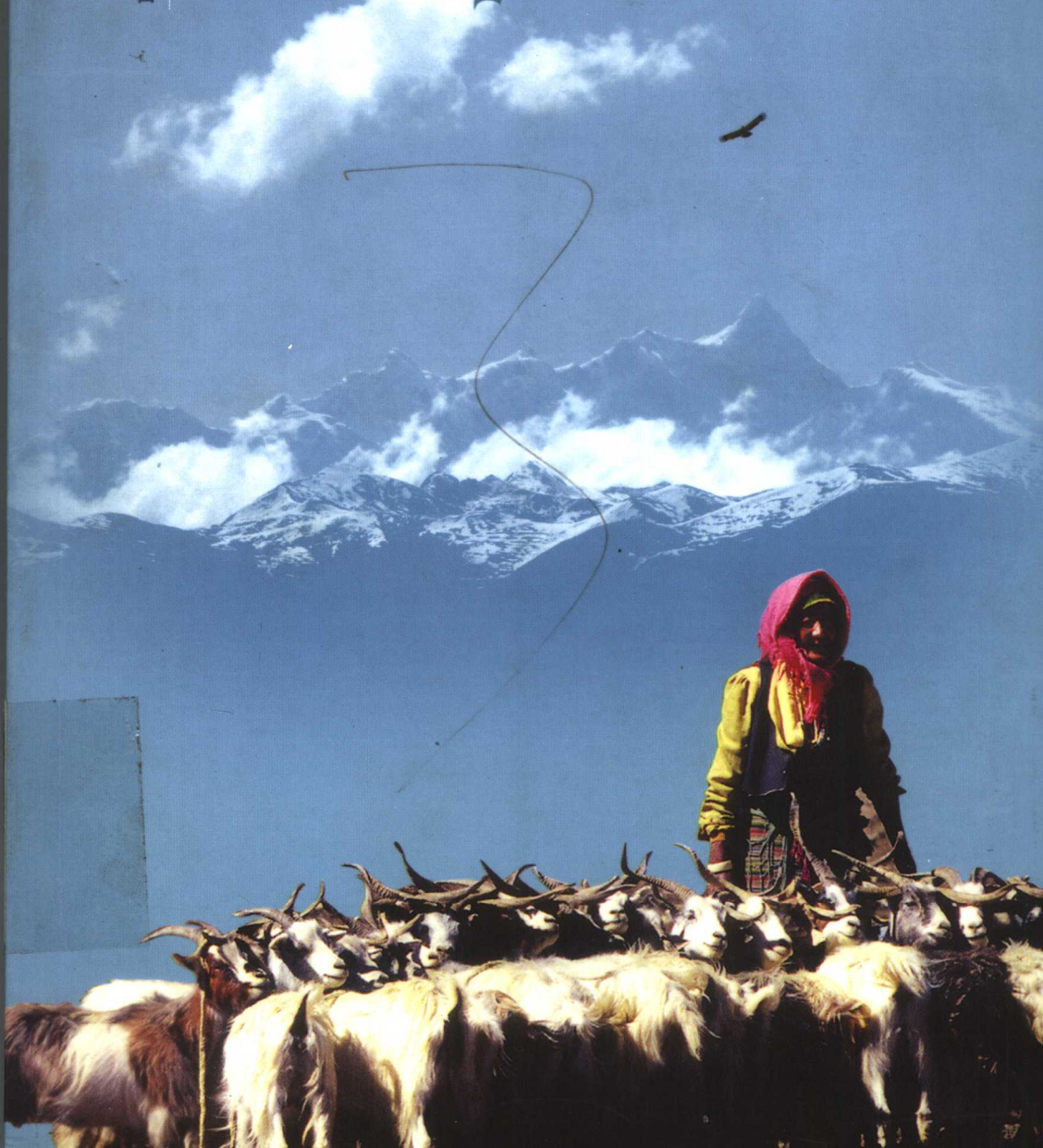
西藏带我飞翔

dai wo fei xiang

Xi Zang

谢英◎著

作家出版社



I25
317

西藏带我飞翔

Xi Zang

谢英◎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藏带我飞翔/谢英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6
ISBN 7 - 5063 - 3683 - 9

I. 西… II. 谢…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7268 号

西藏带我飞翔

作者: 谢 英

责任编辑: 王 征

插图摄影: 车 刚

装帧设计: 吉 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40 × 960 1/16

字数: 130 千

印张: 13

插页: 2

印数: 001 - 8000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683 - 9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是哪里人？（自序）

我是哪里人？这似乎不是个问题，每个人都能脱口而答。而我，对此却难下断言。

身份证上，我的籍贯是四川。四川，是我父母的老家，也是我的出生地。四川盆地，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号称“天府之国”。青藏高原，宽广高峻，山湖相伴，是“地球第三极”。四川人常戏称自己生活在“锅底”，而西藏人则说自己生活在“山上”。这两个省区，因为一高一低，历史上都曾交通不便，与四周相对隔绝，而彼此间却一直往来不绝，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1955年，父亲参军，从老家四川乐山出发，沿川藏线一路进了西藏，开始了他三十四年的西藏生涯。1974年，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也进藏做了随军家属。那年，我一岁，恰会走路。

时轮飞转。转眼间，我在西藏生活了三十年。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短一瞬；三十年，对一个人，对我，却几近半生。三十年里，我在西藏长大、求学、工作，点点滴滴的生活都与西藏、与拉萨的变迁紧密相连，一步一步的成长都离不开这片土地的滋养。三十年的时间，已足够在血液和心脏里，从情感、思想和灵魂深处打下烙印。而我的故乡——四川，甚至不在记忆中了。

如今，父母退休后早已回到了四川老家养老。每回休假，回乡探望父母，不会说地道四川话的我，在家乡总被视作外地人。而我，也总要等双脚踏在西藏高原漠漠的沙土上时，才有回家的感觉。

所以，每当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总是回答：我是四川人。不过，我更是西藏人。

目录

Xi zang dai wo fei xiang



我是哪里人？（自序）/1

第一辑：西藏情结

心中的西藏 /2

西藏，并不只是古老和神秘 /5

油画西藏 /10

寻找香格里拉 /14

感悟青藏高原的山 /17

圣湖心旅 /20

天籁之音 /22

生命之舞 /26

死亡已消失 生命在飞翔 /29

转经路与人生路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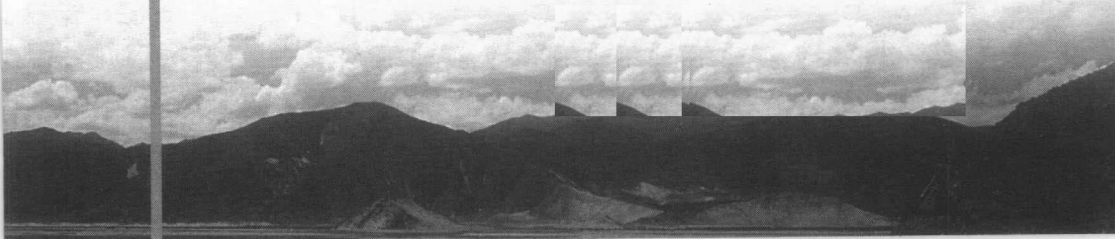
万物有灵与有情人生 /35

可怜天下父母心 /39

儿子，妈妈想你！ /43

西藏情结 /46

西藏带我飞翔



西藏带我飞翔

第二辑：美丽拉萨

太阳的宠儿 /52

拉萨四季 /54

美丽的拉萨河 /59

古今布达拉宫 /61

大昭寺里的织女——班丹拉姆 /66

风情万种八廓街 /69

罗布林卡——谁的宝贝？ /75

拉萨有座药王山 /77

磨盘山上的关帝庙 /81

天湖纳木错 /83

鱼与拉萨的渔村 /87

地热羊八井 /90

欢乐的雪顿节 /92

白色崇拜与哈达 /96

青稞酒香 /99

酥油茶——缘分传奇 /102

活在人神之间的牦牛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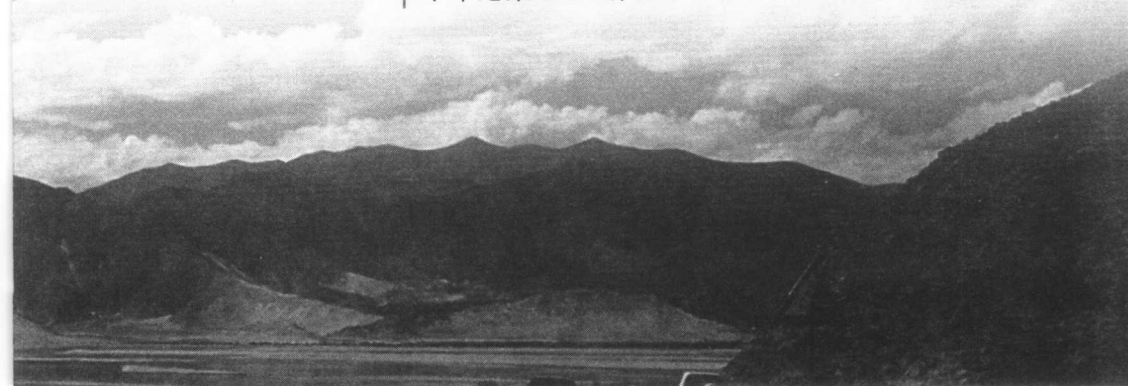


第三辑：我看拉萨变迁

- 我家的菜篮子 /110
安居拉萨 /112
行走拉萨 /116
在拉萨上学 /118
在拉萨逛街 /120
薪火不再相传 /122
拉萨有了夜生活 /125
迢迢进藏路 /126
拉萨第一个吃了螃蟹 /133
我经历了三次大庆 /135

第四辑：历史探寻

- 从昭君出塞到文成公主进藏 /144
从戊戌变法到张荫棠查办藏事 /151
诗人活佛——仓央嘉措 /157
学者僧人——根敦群培 /164
康藏征诏 不辱使命——民国奇女子刘曼卿 /173
国土上一道未愈合的伤痕 /180
吞米·桑布扎故里行 /184
太昭寻古 /188
千年沧桑话古城 /194



第一辑

西藏情结



西藏情结

□心中的西藏

我曾问过许多人：西藏，对你究竟意味着什么。回答各不相同。有人说，西藏是一种文化。有人说，西藏是一种人生。有人说，西藏是一个谜。还有人说，西藏是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更多的人，把西藏装在心里反复回味，却吐不出一个字来。

我也曾千百次问过自己，西藏对我，意味着什么？三十年的岁月，西藏的一切仿佛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能听见它日夜不停地奔流在我的血管里的声音，却说不清它的方向、流速和浓稠度。许多人对西藏的看法都会引起我的共鸣，但我，更把西藏看作是一种境界。

西藏的境界是高远。每回坐飞机往返拉萨，我总喜欢坐临窗的座位。当飞机轰鸣着爬升到一万米以上的高空，从机窗往外看去，那一座座玉带缠腰、白雪积顶的山峰，绵延横亘，漫无边际。山谷间雪水融化、汇流而成的高原湖泊，幽蓝幽蓝，如镜面一般。那种景象，独一无二，动人心魄。那种景象，既是大地托起的婴儿的纯真，又是千万年前洪荒世界里凝固着的庄严。于是，你接近高原时，就同时有了亲近她的冲动和拜倒在地的虔诚。

西藏的境界是坚忍。在西藏行走的时候，每当爬上漠漠的高山，在最险峻的山口，你总会看到五色经幡在猛烈的山风中猎猎飘飞，玛尼石堆越垒越高，超过了山峰本来的高度。那是无数走过这



怀抱生命，怀抱希望

里的藏民们，默念着六字箴言，一条一条挂上、一块一块垒就的。每当路过高寒宽阔的草甸，在你想象那浅浅的黄草如何能在这样荒凉的地方扎下根的时候，你总会看见一位扎着鲜艳头巾、结着五彩发辫的牧女，伴随着散落在山坡草地上低头吃草的黑色牦牛，用清澈得不含一丝杂质的眼睛，目送你来，目送你去。我见过许多路过的游人，他们停下车来，短暂地呆上几分钟，以经幡、玛尼堆和远处的牧女、羊群为背景，匆匆拍上几张照片，又一路绝尘而去。我不知道，若干年后，当他们偶然翻看这些褪色的照片时，是否会记

西藏情结

起当时的感动。但我知道，从几万几千年起，在西藏这片土地上，就生活着勤劳勇敢、善良淳朴的藏民族。在他们身上，坚忍成为一种品格，一种力量，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坚忍，用照片留不住，用心，可以留住。

西藏的境界是开放。西藏的远古文明从旧石器时代起，就与东部黄河流域的文明相联系。到新石器时代，黄河上游的氏羌文化以及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文化，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汇集于西藏，并与当地原生文化融合，形成了卡若、曲贡和藏北细石器三大原始文化。从公元一世纪起，罗马帝国便通过西亚—阿里—拉萨—昌都一线交换西藏盛产的麝香，从此有了“麝香之路”。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西藏的对外开放也在这一时期进入空前繁荣期。松赞干布在这一时期派出吞米·桑布扎等人去印度学习，回来后创制了藏文。藏文的创制，对西藏的经济文化和社会

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松赞干布还通过与唐朝和亲、派遣人员去长安学习、通商等方式，大大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也促进了西藏社会的大发展。著名的“茶马古道”就是这一时期两地交好和往来的重要通道。西藏独特的藏传佛教，也是分别由从印度和中国内地传入的佛教，与西藏当地苯教相结合的产物。西藏是高绝的，但高绝的山水从来就没能阻隔过西藏通往祖国内地乃至世界的道路。

西藏的境界是平和的。西藏的环境是艰苦的。在艰苦的环境中，人们并不怨天尤人，而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与自然和谐相处。牧民们逐水草而居，农民们依农时而作。遍布西藏的寺院里，每日诵经祈祷的声音都不变地响起。许多内地和国外的游客都对西藏的节日之多而惊讶。仔细算算，西藏的节日真是不少。藏历新年，春播节，萨嘎达瓦节，晒佛



节，望果节，沐浴节，雪顿节，赛马节，朝山节，林卡节等等，从年头过到年尾。还有逐渐从内地传入的春节、中秋节，从西方传入的圣诞节。节日里，藏族人民总是穿着鲜丽的服装，载歌载舞，在人与自然的亲近、人与人的亲近中，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尽情享受生活的点滴快乐。也许有的人说，在西藏，总感到时间的节奏慢了一拍。而我觉得，这种“慢一拍”的生活，是在西藏艰苦的环境下，人与自然之间长期依存形成的一种和谐。难怪许多从打拚争斗、身心俱疲的生活中来到西藏的人，在这里听见了自己清晰的心跳声，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

西藏，就是这样一种境界。在这样的境界面前，你会觉得自己很高，因为你站在世界最高的高原上；你会觉得自己很小，与辽阔宽广的自然相比，人是多么渺小。你会觉得自己很纯净，如同高原纯净的蓝天，欲望就像飘过的雨点转瞬即逝；你会觉得自己很贪婪，想要将这博大的高原全部装进自己的眼睛和心灵。你会觉得找到了自己，生命原来可以绽放如此绚丽的花朵；你会觉得迷失了自己，仿佛自己就是高原的一部分。

西藏的境界是这样宽广，以我三十年的生活，又能涉足几分呢？我生有涯，而西藏无涯。以我有涯之生，作西藏无涯之旅，幸甚。

□西藏，并不只是古老和神秘

我在内地出差休假时，常常遇到对西藏十分关切的人。他们

西藏情结

会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早几年，经常有人问我：你在西藏吃什么？你在西藏住帐篷吗？你在西藏骑马上班吗？对这些问题，我总是哑然失笑，然后耐心地回答他们，给他们介绍西藏的情况和我在西藏的生活。

近些年，随着西藏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许多人通过旅游、通过传媒等各种渠道，对西藏有了一些了解，但仍然很少。许多人一提起西藏，头脑中就只浮现出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冰天雪地的荒原和香烟缭绕、法号长鸣的佛国世界。很多人对我这样的汉族女子在西藏一呆就是三十年表示不可思议。

还有，我在工作中，与一些西方人士有过接触，也读到过他们的作品。他们中的有些人，出于偏见，在自己享受现代文明生活的各种舒适和便利时，却希望在西藏保留一片“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有些人则出于不了解或道听途说，以为西藏这块净土遭到了所谓破坏。

总之，在许多人的想象和印象里，西藏这个名字，与雄伟、壮观、古老、神秘、梦幻、蒙眬等等相连在一起。

西藏是雄伟而壮观的。西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在这块地球上最年轻的高地上，无数高大的山脉簇拥着世界第一高峰——海拔 8844.43 米的珠穆朗玛峰。积雪融化汇流而成的大江大河流淌在高山峻岭中，还有星罗棋布的高原湖泊、苍苍莽莽的原始森林、一望无垠的高山草甸。这里是“千山之宗、万水之源”，是“地球第三极”，是无数人向往踏上的土地。

西藏是古老而神秘的。西藏是藏传佛教的圣地。在西藏漫长的社会发展中，西藏人民以开放的心胸，把当地苯教和从印度、中国内地分别传入的佛教相融合，创造了具有西藏特色的藏传佛教，在传承藏民族文化文明、促进西藏对外交流等方面，都起

到了独特的作用。可是，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佛教所创造的虚幻王国，又成为一代代勤劳善良的藏族人民的精神寄托。他们不求今生求来世，让生命在漫长的朝拜路上颠沛流离。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时，西藏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的社会。

西藏曾是许多西方传教士、探险家朝思暮想、却又难以踏入的神秘之地。从17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势力向全世界的扩张，西藏也吸引了不少西方传教士、冒险家乃至侵略者的注意。但是，由于西藏险峻的地理环境和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阻止，几百年来，除了1888年、1904年英国两次入侵以来，深入过西藏腹地的西方人很少。一些西方人的游记中对冒险经历的渲染，使得西藏犹如蒙上了一层面纱。而上世纪30年代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根据想象和一些游记而虚构的“香格里拉”的世界，更是把许多西方人对西藏的想象定格为一个“世外桃源”的世界。事实上，封建农奴制的残酷即使在西方许多人的著述中也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但是不知为什么，许多人仍一厢情愿地想象着在封建农奴制下的西藏人民，是生活在“田园牧歌”的悠闲氛围中。

也许，西藏太高，高到让人远远一望便目眩。也许，西藏

西藏博物馆



西藏情结

太远，远到人们的意识之外，便成了神秘。可是，在我们以敬畏的眼光打量自然的创造时，是否忽略了人自身的力量？在我们关注自己生活和身边事物的时候，是否还应抬起头来，看得更近些？

西藏是高远的。但早在距今一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藏族人关于猕猴变人的传说与现代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谋而合。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当时西藏人类就已逐步进入定居时代，创造着与内地黄河流域相通相当的文明。1300多年前，在西藏高原上就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朝。那一时期与内地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藏文的创制，大大把西藏文明推进了一步。至今保留下来的藏文典籍浩瀚难数，仅次于汉文典籍。公元7世纪开始修建的布达拉宫，巍峨屹立在拉萨红山之巅，成为世界建

台球落户草原



筑史上的瑰宝。藏族人民创作的《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成为当之无愧的“史诗之王”。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包含了丰富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工艺、建筑等学科知识，是藏文典籍中的“百科全书”。《四部医典》散发着藏医药学的独特光辉。典雅的朗玛、宣舞，欢乐的锅庄、果谐，奔放的热巴、铃鼓，跳出了藏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绚丽的壁画和雕塑成为凝固的历史。丰富的民间故事、格言、谚语传下多少古老的智慧。

西藏是高绝的，但并不与世隔绝。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西藏的发展更是掀开了辉煌的一页。青藏、川藏、滇藏、新藏和中尼公路，如同西藏畅通的血脉伸向四方。“空中禁区”的神话早在四十年前就被打破，每天十几架次的大型客机在拉萨机场起起降降。已经建成的青藏铁路跨越了永久冻土区的障碍，架起了西藏人民的幸福之路。程控电话、移动通讯、电脑网络，在西藏的上空穿梭往来，联系起西藏和外面世界的信息和感情交流。西藏，从未像今天这样，与世界联系得如此紧密。

而在西藏这片土地上创造了历史、创造着现在、创造着未来的人呢？我们可亲可敬的藏族人民，曾在漫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无尽劳作的人们，曾经把所有关于幸福的向往都寄托在来生来世的人们，早就在今生就完成了轮回，已经在创造中享受生活了。

记得曾经接待过美国一位记者来藏采访拍摄，他说了一句话：这里的人们脸上都带着笑容。这笑容，我从四十多年前的一张老照片中曾经看到。在那张翻身农奴第一次分到了土地，正在焚烧过去拴住他们人身自由和幸福梦想的地契、借据的照片里，一位藏族女青年手持一根长竿，翻动着熊熊燃烧的火堆，脸上的笑容灿烂极了。这笑容，我还在以后不断地从田间地头、牧